

溫故知新 隔星期三見報

吳一敏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中文科主任

是敵是友 難一概而論

前兩次分別談了有關「知己」及「敵人」的典故，而筆者分別列出了「管鮑」這對「知己」及「曹劉」這對「敵人」的故事。然而，世事往往難料，「知己」與「敵人」這個角色很多時都會發生在同一人物身上，是敵是友，有時大家都難以弄明白。

羞於其下變刎頸之交

就以廉頗及藺相如為例，他們本來是毫無關係的人，只是恰巧共侍一主，合力為趙王出謀劃策。及後經過了「滹池之會」一事，「相如功大，拜為上卿，位在廉頗之右。」廉頗更出言說：「我為趙將，有攻城野戰之大功，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，而位居我上，且相如素賤人，吾羞，不忍為之下。」對外宣稱：「我見相如，必辱之。」相如聞，不肯與會。

這個時候，廉頗可說是與藺相如勢成水火，廉頗憎惡藺相如之心顯而易見，他已視藺相如為敵人。

然而萬料不到，之後廉頗得知藺相如處處避他，背後竟有重大隱衷。「相如雖驚，獨畏廉將軍哉？顧吾念之，強秦之所

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徒以吾兩人在也。今兩虎共鬪，其勢不俱生。吾所以為此者，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。」

藺相如為國家放下私人恩怨，寧願不與廉頗計較，這令廉頗慚愧不已，立即「肉袒負荊，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。曰：『鄙賤之人，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。』卒相與驩，為刎頸之交。」

兩人本站在敵對局面，然最後也可放下偏見，成為「刎頸之交」，這說明了「沒有永遠的敵人，也沒有永遠的朋友」這句說話是正確的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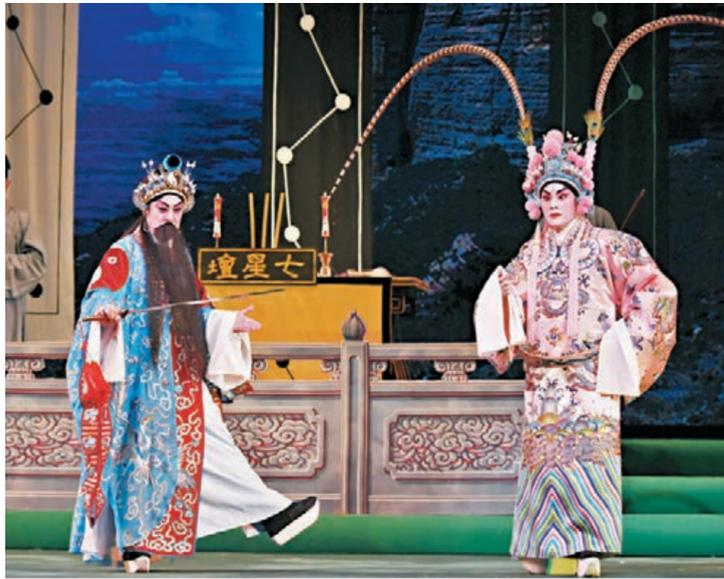
氣死周瑜 又去弔喪

又如諸葛亮與周瑜兩人，你說他倆是敵人還是朋友？熟讀《三國演義》的人，必定認為他們絕對說不上是朋友關係。然而，周瑜死時，諸葛亮於靈堂前是哭得如斯淒厲，更親撰祭文，歌頌周瑜一生的豐功偉績，連身邊的人亦被他的情詞懇切所感染，有誰不相信兩人是知己好友？如不，諸葛亮又怎能寫出這麼哀痛之辭？更多的人認為他倆是敵人。在「草船借

箭」一事，周瑜多次欲置諸葛亮於死地；周瑜之死與諸葛亮更有着直接的關係，他正正是被諸葛亮氣死的！周瑜臨終前仰天長歎曰：「既生瑜，何生亮！」這句話反映出，他是多麼的憎恨諸葛亮，更認為這世上根本不應該同時容納他倆。那麼，就此看來，他們究竟是敵還是友？

筆者認為，是敵是友不能一概而論，他們是什麼關係，取決於他們的需要。兩人分別效力劉備及孫權陣營，他們的主公友好，兩國結盟，他們自然要化身「朋友」。利盡交疏，相信兩人若沒有任何利益關係，必成水火不容的敵人。

又以管寧、華歆這對朋友為例，他們本是一對要好的朋友。據《世說新語》記載：「管寧、華歆共園中鋤菜。見地有片金，管揮鋤與瓦石不異，華捉而擲去之。又嘗同席讀書，有乘軒冕過門者，寧讀書如故，歆廢書出觀。寧割席分坐，曰：『子非吾友。』」管寧之所以與華歆「割席」絕交，是因為發現華歆於價值觀上與自己大有不同。他與華歆由友變敵（嚴格來說不算敵，因沒有傷害之意），正好說明敵友的關係不是永遠如一的。



諸葛亮和周瑜是敵是友，不能一概而論，其關係取決於他們的需要。圖為戲劇中的諸葛亮（左）和周瑜（右）。資料圖片

區區有遊情 星期三見報

松睿 退休教師

沿啟德河畔漫步 見證危機變轉機

有河方可建村，河的大小，決定了村落的規模。啟德河並不壯闊，比不上元朗錦田、上水雙魚、大埔林村等河流；故此，九龍城村落雖多，禾田卻少，村民經濟不算富裕。然而，這些先天不足，加上後天也不如意，卻從來沒有使九龍城沒落。

上世紀30年代，啟德河尚未命名，它的前身叫鳳凰溪，那是從慈雲山流下來，途經竹園、蒲崗村、石鼓壩村、最後流入九龍灣的一條小溪。

19世紀初，是九龍城最風光的歲月，1875年龍津橋建成，1892年橋頭堡擴建，加建了接官亭。橋頭至城寨成了墟市，商賈雲集、商品集散，時稱九龍街，這市集能媲美香港任何一個墟市，風頭無兩。

可惜，1911年九廣鐵路通車，1902年、1920年大埔公路、青山公路又相繼建成，新界各地商品可直達九龍，這大大打擊了龍津碼頭的經濟價值。1932年，港府為了配合新式的油麻地小輪，把龍津碼頭改建成「九龍城碼頭」；1942年，侵佔香港的日軍更為了擴建機場，而把整個碼頭拆掉，從此，龍津橋消失了。

竹園製粉廠 專製沙河粉

自此，九龍城又變回了清靜的郊區，據旅行家黃佩佳先生1930年的遊歷，這裡的村落均很樸素，居民多以種菜、養豬、製作加工食品為生。他到過竹園，謂竹園村「近麓處，村居錯落，有製粉廠三所，曰錦生昌……所製皆為沙河粉，有鑊四磨四，工人十餘，分任、磨、煮、曬、捲、切等工作……」筆者近日到該處查察，在沙田坳道與龍翔道交界處、綠色小巴士站的路邊，赫然橫置着一個鐵製碾場，上書「竹園鄉」三個大字，白底黑字，茁壯有力。牌匾旁仍有經營麵店者，好像訴說着這裡以前真是製

粉麵的地方。

跨過龍翔道，來到彩虹道戶外體育場，那是上世紀60年代啟德遊樂場的舊址，也是上世紀30年代蒲崗村的所在。村名蒲崗者，蒲字是紀念先祖從福建莆田而來，崗字指的是村靠的山崗。這山崗現今仍在，遊樂場有小路上山，山上有一所避雨亭，中國式的四角斜頂，頂尖上的裝飾亦是一所一式的小方亭，別致有趣。站在這裡，可看到對面的啟德花園、看到啟德明渠的修築工程，也看到歷史的變幻。

根據黃佩佳描述，「蒲崗山，高不及百尺，滿山蒼鬱，翠靄盈盈，居民百家，飼豬種菜自給，或製粉以贍於市，怡怡然也。」村民林姓，他們的十一、十二世祖墳墓就在不遠處，在黃大仙祠旁、沙田坳道與龍翔道交界處，但極不顯眼，又築有圍牆遮擋，非細心之人不易察覺。墳地見證着這裡以前是荒地，現今的繁榮，是前人努力的成果。

古井猶在 村民已去

彩虹體育館的斜對面，不遠處是摩士公園的第二號公園，那是以前石鼓壩村之遺址。公園內最具價值的，是一口具百年歷史的古井，這古井數年前方為人發現；井口不大，但養活一整村的人。可是，井在人不在了，「井灶有遺處，此人皆焉如？」日軍佔領香港期間，日政府為了擴建機場，把這裡的村落都清拆了（衙前圍村除外），村民都被迫遷徙，現今留下的，只有這古井。



啟德河曾經對九龍城的發展很重要。資料圖片

幸好，港府把這裡打造成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園地，四周牆壁皆滿掛書法，堪稱詩牆，隸行楷草，各領風騷，書法優美，內容發人深省，也具欣賞價值。如：「富貴本無根，盡從動裡得；請觀懶惰者，面帶飢寒色」（《馮夢龍·醒世恒言》），書法家陳淑文以飄逸的今草寫成；又如：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誰知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」71歲的書法家陳九如2008年也以今草寫成。其他有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；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、「學若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；心似平原走馬，易放難收」、岳飛的《滿江紅》、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等，都令人目不暇給、怡情養性。

沿着啟德河漫步，人會看到自己，高低起伏，或會有許多不如意；鹽業衰落、九龍街市沒落、龍津橋拆卸，人生像沒有出路；但只要往對岸望，蒲崗會變成新蒲崗，鹽業變成工業、危機化作轉機。石鼓壩、鑽石山、沙埔，從來不是什麼良田阡陌，但只要「無畏更無懼」，就可「用艱辛踏平崎嶇，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」。

珠落玉盤 逢星期三見報

李昂尼 現職中學教師 ggllit@hotmail.com

燈謎深奧嚴謹 謎語顯淺通俗

相信各位小時都猜過謎語，原來中文謎語由來已久，已有千多年歷史。謎語古時稱為「叟辭」、「隱語」。早於南北朝劉勰的《文心雕龍·諧隱》中便有提及：「自魏代以來，頗非俳優，而君子嘲隱，化為謎語。」宋代的周密在《齊東野語》中說：「古之所謂叟辭，即今之隱語，而俗所謂謎。」古人為了打趣，或不便直接表達意思，會通過隱晦的語言來暗示另一層意思，這便是謎語。

謎語有廣義和狹義之別。廣義的謎語，包括燈謎在內。古時每逢正月十五元宵節，百姓都會在賞花燈時猜燈謎，燈謎多貼在燈上或懸於燈下，猜中謎語的人，有時還可獲獎。猜燈謎有時也作「射燈謎」，因此傳統燈謎的謎語之後有時會有：「射一個字，某某格」之類的提示。

依靠謎面 求射謎底

謎語和燈謎一樣，都屬依靠謎面求射謎底的文字聯想遊戲。然兩者也有不少分別，大致可概括為三方面。

其一是謎底的取材。燈謎多數由文人創作，故也稱作「文義謎」。傳統燈謎的謎底都是古典經籍中的現成句子。譬如近代王均卿、周至德的《春燈新謎合刻》中的謎底，皆取自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的語句。燈謎的取材，除了字謎外，多為人名、地名、影片名、藥名、常用詞和成語；而謎語則多為民間創作，在百姓間口耳相傳，形式多為「事物

謎」，謎底通常是人體、動植物、日常用物、自然現象等。

其二是謎面的形式。燈謎的謎面提示較少，往往只是一句話，甚至一個詞或一個字，難度頗高。如「一則舊燈謎，謎面僅「鬚鬚」兩字，猜《論語》中的「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」（女子和小孩不長鬍子）。近代燈謎中如「航空信」猜地名「高郵」，「立等圖章」猜成語「刻不容緩」，都是這般；而謎語的謎面往往是民歌、童話的形式，琅琅上口，描述通俗而生動。如「上邊毛，下邊毛，中間有個小葡萄」，猜「眼睛」，又如「頭頂芙蓉不用裁，身披錦袍不用裁，雖然不是英雄將，叫得千門萬戶開」，猜「雄雞」。

三是作謎的規則。燈謎的設計十分嚴格，要求謎面字字有着落，謎面和謎底不可有相同的字，講究一個「扣」字，如燈謎謎面「不准動手」，猜「戒指」，文義上，「不准動」扣「戒」字，「手」扣「指」字；謎語的設計則沒太多講究，只要點出謎底事物的特徵就可。譬如：「生的不能吃，熟的不能吃，一邊燒，一邊吃」，猜「香煙」，再看另一個字謎：「上邊常在水裡，下邊常在天上，上邊滋味很鮮，下邊光芒萬丈」，猜「魯」字，從謎面「魚」和「日」的特徵上推敲，便可得謎底。

總括而言，燈謎通常較深奧嚴謹，而謎語則較顯淺通俗。所以千百年來，燈謎在文人圈子中較流行，而謎語則受平民百姓和小孩歡迎。

漢語怎樣表現被動

「能動句」和「被動句」是兩種對立的格式。我們首先應該明白，並不是一切句子都能有能動格式和被動格式的區別。有能動格式和被動格式區別的，只是一部分用動詞充當謂語的句子。照本章第三節所說，動詞謂語只是四種謂語之一，可見大多數句子是沒有能動格式與被動格式區別的。

在動詞謂語句中，自動詞一般也是不能改為被動格式的。只有他動詞才能改為被動格式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漢語少用被動格式，只有在必要時才用被動格式，所以即使是他動詞，也並不都可以採用被動格式。

習慣於西洋語法的人，每每把「被」字看作表示「態」(voice)的詞頭，或在被動句中引進施事的介詞。其實這兩種說法都不對，近來也有人明白了漢語本來就沒有表示「態」的形態，漢語表示被動所用的方法並不是詞形變化，而是一種迂迴說法。這一點我已《語法新編》中談過，此處不再重

述。我們現在倒可以看一看被動在古代文言文中是如何表現的，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漢語自古也就沒有 voice 這個形態。

在文言文中，被動可以用以下各種辦法來表示。

- (一) 單用他動詞，如：1. 昔者龍逢斬，比干剖，莫弘脛，子胥靡。《莊子·胠篋》2. 秦十攻魏，五入國中，邊城盡拔，文臺墮，垂都焚，林木伐，麋鹿盡，而國繼以圍。《國策·魏策》3. 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為也。《詩·抑》

為什麼單用他動詞就可以表示被動呢？關鍵就在於他動詞後面沒有賓語。像例3他動詞前有動詞「可」字也是一樣。有人以為「可」字可以表示被動，那是靠不住的。因為「可」字如果加在自動詞前面就不能表示被動，如：「君可去矣」。(未完待續)

書籍簡介：本書是華東師大已故教授史直先生(1904-1994)的遺著，是作者晚年對文言語法的思考和總結。全書共十五章，從句法到詞法，以宏觀的語法學視角，對現代漢語語法，系統地梳理語法要點、詳細地剖析傳統的文言語法系統，再輔以大量文言例句，清晰且簡明扼要地闡述文言文特有的語法規律。資料提供：香港中華書局 THE COMMERCIAL PRESS

言必有中 隔星期三見報

生命雖華美 不可能完美

「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了蟲子。」——張愛玲《天才夢》

筆者自學習現代文學開始，就接觸張愛玲的作品。我欣賞她的人生經歷，她的才情，還有她的價值觀。她的看法是經典，是人所共知而不會落伍的。沒錯，所謂經典，就是不受時間影響而崩壞的東西，而她的價值觀，亦是我所認定的經典。

《天才夢》是張愛玲於18歲時創作的

散文，當時她尚為香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，而這篇「處女作」，則於1941年刊於上海西風出版的《西風》。有說《天才夢》是反映張愛玲對自己生命的自省，亦是投射她對人生的看法。藉着最後一句「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了蟲子。」反映出張氏對生命兩極的價值觀，而同時展現個人淡淡的憂鬱。她肯定生命，相信生命是華美的，就像一襲華美的袍一樣，但是人生是不可能如此

美滿，仍然有不同的煩惱，就好像蟲子一樣。它不會弄死生命，但又叫你搔癢難耐，止不住，擋不了。不管是上世代的人情，或是現代的生活，不也都是這樣的嗎？

歌詞「他也是你和我」，說出人人也有相近的經歷。未知這樣的一個人生——一個華美的外表，配以滿是蟲子的底層，在你和我經歷的時候，會用怎樣的方法去面對呢？

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廖尹彤 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 聯絡電郵：dlgs@hkct.edu.hk